

嵇
康
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 4915B

魯迅三十年集

5

嵇康集

一九三二年始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嵇康集

目 錄

序

第一卷

五言古意一首	三
贈兄秀才入軍十八首	三
秀才答四首	六
幽憤詩一首	七
述志詩二首	九
遊仙詩一首	八
六言詩十首	八

重作六言詩十首代秋胡歌詩七首……………二

思親詩一首……………三

郭遐周贈三首附……………四

郭遐叔贈五首附……………五

答二郭三首……………六

與阮德如一首……………七

阮德如答二首附……………八

酒會詩一首……………九

四言詩十一首……………九

五言詩三首……………三一

第一卷

琴賦有序……………三三

與山巨源絕交書……………三六

與呂長悌絕交書……………四三

第二卷

卜疑……………四三

穉荀錄仁……………四七

養生論……………四七

第四卷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附……………五三

答難養生論……………五四

第五卷

聲無哀樂論……………六六

第六卷

釋私論……………八一

管蔡論……………八六

明膽論……………八七

第七卷

張叔遠自然好學論附……………九一

難自然好學論……………九二

第八卷

阮德如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附……………九五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九六

第九卷

阮德如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附……………一〇四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〇八

第十卷

太師箴……………一二七

家誠……………一二八

跋

嵇康集逸文跋

嵇康集著錄跋

序

魏中散大夫稽康集，在梁有十五卷，錄一卷。至隨佚二卷。唐世復出，而失其錄。宋以來，乃僅存十卷。鄭樵通志所載卷數，與唐不異者，蓋轉錄舊記，非由目見。王楙已嘗辨之矣。至于槧刻，宋元者未嘗聞，明則有嘉靖乙酉黃省曾本，汪士賢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爲一卷，張燮所刻者又改爲六卷，蓋皆從黃本出，而略正其誤，并增逸文。張燮本更變亂次第，彌失甚舊。惟程榮刻十卷本，較多異文，所据似別一本，然大略仍與他本不甚遠。清諸家藏書簿所記，又有明吳寬叢書堂鈔本，謂源出宋槧，又經匏菴手校，故雖逐錄，校文者亦爲珍祕。予幸其書今在京師圖書館，乃亟寫得之，更取黃本讐對，知二本根源實同，而互有譌奪。惟此所闕失，得由彼書補正，兼具二長，乃戔較勝。舊校

亦不知是否真出匏菴手？要之蓋不止一人。先爲墨校，增刪最多，且常減盡原文，至不可辨；所據又僅刻本，並取彼之譌奪，以改舊鈔。後又有朱校二次，亦據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輒復塗改，使悉從同。蓋經朱墨三校，而舊鈔之長，且泯絕矣。今此校定，則排擯舊校，力存原文。其爲濃墨所滅，不得已而從改本者，則曰：字從舊校，以著可疑。義得兩通，而舊校輒改，從刻本者，則曰：各本作某，以存其異。既以黃省曾汪士賢程榮張溥張燮五家刻本比勘，訖復取三國志注，晉書，世說新語注，野客叢書，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文選李善注，及所著攷異，宋本文選，六臣注，相傳唐鈔文選集注，殘本，樂府詩集，古詩紀，及陳禹謨刻本北堂書鈔，胡纘宗本，藝文類聚，錫山安國刻本初學記，鮑崇城刻本太平御覽等所引，著其同異。姚瑩所編乾坤正氣集中，亦有中散文九卷，無所正定，亦不復道。而嚴可均全三國文，孫星衍續古文苑所收，則間有勘正之字，因並錄存，以備省覽。若其集外如此，而刻本已改者，如「憊」爲「愆」，「寤」爲「悟」；或刻本較此爲長，如「遊」爲「游」，「泰」爲「太」，「慾」爲「欲」，「樽」爲「尊」，「殉」爲「徇」，「飭」爲「飾」，「閑」爲「閒」，「暨」爲「暫」，「脩」爲「修」，「壹」爲「一」，「途」爲「塗」，「返」爲「反」，「捨」爲「舍」。

「弦」爲「絃」；或此較刻本爲長，如「饑」爲「飢」，「陵」爲「凌」，「熟」爲「孰」，「玩」爲「觀」，「災」爲「灾」，或雖異文而俱得通，如「迺」與「乃」，「忝」與「吝」，「強」與「彊」，「于」與「於」，「无」，「毋」與「無」，其數甚衆，皆不復著，以省煩累。又審舊鈔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闕葉，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賦足之。第三卷佚後，有人以養生論足之。第九卷當爲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下，而全佚，則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學論等二篇爲第七卷，改第七、第八卷爲八、九兩卷，以爲完書。黃汪程三家本皆如此，今亦不改。蓋較王楙所見之繕寫十卷本卷數無異，而實佚其一卷及兩半卷矣。原又有目錄在前，然是校後續加，與黃本者相似。今據本文別造一卷代之，並作逸文攷，著錄攷各一卷附于末。恨學識荒陋，疏失蓋多，亦第欲存留舊文，得稍流布焉爾。

中華民國十有三年六月十一日會稽 序

此
页
空
白

嵇康集第一卷

五言古意一首

引各本皆作贈公穆詩藝文類聚卷九十
引前六句亦云穆叔夜贈秀才詩也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字從舊校首嗽各本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

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維。維一作儀○四字舊注各本雲壑各本

詩紀同 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為時所羈。單雄翻各本

詩紀同 獨詩紀孤作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陴。烏盡良弓藏，謀極極一作損○四字舊注各本及詩紀

俱身必詩各本心作危。吉凶雖在己，世舊字從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

攜手相追隨。一作長相隨○五字舊注各本及詩紀文同一作無注

四言十八首贈兄秀才入軍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曰嵇
喜字公穆舉秀才○已上舊注各本

井前一首為贈兄秀才
公穆入軍十九首無注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藝文類聚九十和鳴，顧盼類聚作眈眈，二引作嚶嚶。俛仰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嚙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澣；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泣涕如雨！

沐各本作沐詩紀同案作沐亦通沐或反誤也彼長川，言息其泚；陟黃本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瞻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瞻

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游鱗。伊我之勞，有懷遐各本作佳人。寤言永思，實

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程本作汪不汪朽。攬轡踟躕，仰顧

我友。

我友焉之隔茲山梁。各本作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若，右接忘歸。風馳電五臣注文選作雷逝，躡景五臣本文選作影追飛，凌

厲中原，顧盼各本作盼百二十八引作盼太平御覽三生姿。文選合下篇為一首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槃遊于田，各本作般于遊田詩紀同

文選槃作盤黃本田作改其樂只且。

凌高遠矚，俯仰咨嗟。宛各本作怨彼幽縶，室邇各本作邈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

有朱各本作姝顏，誰與發華？仰訴各本作訊高雲，俯託清黃本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各本作交黃鳥，顧

疇各本作儻弄音。感寤文選作悟詩紀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淺潛，山鳥羣飛；駕言遊之，各本作出遊

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文選作絃俯仰自得，遊心泰

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張雙本作與文選詩紀盡言及初學記卷十八引同。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與交歡，琴瑟張溥本作鳴琴文選同他本作瑟琴。

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可，五臣本文選作在能不永歎！

乘風高逝，各本作遊詩紀同遠登靈丘。結各本作託詩紀同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秦華，夕宿神洲。黃州作

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可各本作自詩紀同樂，遠遊可珍，舍黃汪程本作舍詩紀同二張本作舍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

于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流代各本作俗詩紀同難寤，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為各本及詩紀皆作同宅，與

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戎。黃本二張本作八成詩紀同程本汪本作無成澤雉雖

飢，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字從舊校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秀才答四首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春各本作青詩紀同禽翔，俯察綠水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

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通變，否泰非常理。當流則蟻黃程二張本作義詩行時逝各本作遊，則鵲起。達

者鑿通機，各本作塞盛衰爲表裏。列仙殉生命，松喬安足齒？縱驅任世度，至人不私己。

達人與物化，無俗不可安。各本作世俗安都邑可優遊，何必棲山原？孔父策良駟，不云

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常端。保心守道居，各本作視變安能遷？

飭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邱丘。青林華茂，案秀才詩止此已下當是中散詩也原本蓋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

字而闕第四葉鈔者不察寫爲一篇後來衆家青鳥羣嬉。感寤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

齊大儀。凌雲輕適，託身靈螭。遙集玄圃，各本作芝釋轡華池。華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

仰睨程本瓊枝；各本作結心浩各本作皓素終始不虧。

幽憤詩一首

嗟余薄祜，五臣本文少遭不造；哀榮靡識，越在襁褓。晉書及李善本母兄鞠張雙本作

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晉書作好尤表本文選李善注仍作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晉書

寵自放。李善此文選無此二句。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善作上。託好老莊。晉書作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

全真。曰子文選作余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

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寤思憊，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

柳下。各本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及晉書孫登傳引皆作柳下與此合。今愧孫登；

內負宿心，外慙魏志王粲傳注引作根。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余不淑，纓各

作嬰晉書文選詩紀同。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六臣注文選作蔽注云善作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紕

此幽阻。實恥訟寃。二張本亦作冤晉書同他本及李善注云免或為寃非也。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

滄浪，豈晉書補云能補雍雍。各本五臣雜文選詩紀同鳴雁厲各本奮李善本文選翼北遊。

順時而動，得意無各本選詩紀同。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晉書作時事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達有

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

予五臣本文選作子情。安樂必戒。晉書文選作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五臣本文選作子獨何人，各本

詩書文選同。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

吟，頤性晉書作神頤師古。養壽。正俗卷八引同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詩各本作躍躍詩紀同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降，黃本槃桓

朝陽陂。悠悠非我儔，各本作匹匹詩紀同。步各本作疇肯詩紀同應俗宜。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轆軻丁悔

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甯戚，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各本作鵬朋各本并改焦當作

鷗尤認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泰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食各本作鑿瓊枝。多

謝各本作念世間人，息各本作夙駕惑各本作威馳驅。沖靜得自然，榮華何黃本足為。

斥鷃檀各本作擅蒿林，仰笑鸞各本作神鳳飛。張變本此下有注云一作姿詩紀同。坎井螿蛙各本作蛭

宅，神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繆，各本作謬

來者猶可追。何為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暉。願與知己過，各本作遇舒

憤啟幽各本作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嶺，各本作巖張溥本有注日夕不

知飢。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蔥。自遇一何高，獨立邊無叢。各本作迴無雙詩紀同願想遊其下，蹊路絕

不通。王喬弃各本作棄詩紀同案弃當為異說文云舉也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

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岫，各本作隅詩紀同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交各本家梧各本作板

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六言詩十首

各本取每首之第一句別立一行爲子目詩紀亦然

惟上古堯舜，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尙簡樸慈各本順，寧濟四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喜。即喜字三字舊法

各本及詩紀經作喜無注

智慧用有各本及詩紀脫爲，法令各本及詩紀脫此字滋章寇生，自各本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

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寧。

名與身孰親？哀哉世俗殉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貪黃本二張本勤苦不

生生厚招咎，金玉滿屋各本堂莫守，古人安此蠱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位高勢黃本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臘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想？

東方朔至清，外似黃汪二張本作以惟程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纓。各本

紀作櫻詩所以知各本作欲足無營。

楚子文善士，各本作仕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己。靖恭二字從古

惟二子。

老萊妻賢明，各本不願黃本汪夫子相荆。將身各本作避祿隱耕，樂道閑居采葑，各本

詩紀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棄背膏梁各本朱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安，得志一世無患。

重作六言詩十首代秋胡歌詩七首舊校改爲重作四言詩七首注云一作秋胡行黃本

程本汪本張溥本並同惟張變本作秋胡行七首案六言詩十首蓋已逸僅存其題今所有者代秋胡行也舊校甚誤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各本及樂府詩集引首二句皆重言下放此古人所懼，豐屋蔭家。人害其上，獸惡網

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接各本作佞樂府詩集詩紀同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

黃犬，其志莫從。各本志作計詩紀同樂府詩集作其莫之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無各本及詩紀作寡樂府詩集作有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張變本有注云害一作惡詩紀同好勝者殘。強梁

致災，多事招患。張變本及詩紀招下有禍字注云一無事字案樂府詩集引無欲得安樂，獨有無憊。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令人二字各本作疾詩紀同枯。顏回短折，各本作不詩紀同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

徂。酒色何物，自令各本作今自樂府詩集詩紀同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絕智棄學，遊心于玄默。過而復悔，各本作遇過而悔詩紀同當不自得。垂釣一壑，各本作所樂一詩紀同

國。被髮行歌，和氣各本作者詩紀同四塞。歌以言之，遊心于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

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于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于層城。

思親詩一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恆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無各本作失詩紀

同 恃兮孤瑩瑩，內自悼兮歎各本作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

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

涕洟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

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張變本作告獨杖二張本作收淚兮抱哀戚。舊校作傷懷抱

未詳 親日遠兮思日深，各本作日遠邁兮戀舊校作念所生兮淚流襟。各本作不慈母沒兮誰予

二張本 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遠各本作天不聞，淚如雨兮歎成雲；各本成作青詩

詳成冰未 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詩二首郭遐周贈

亮各本作吾無佐世才，時俗所不各本作不可詩紀同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相各本作同舊校為倘詩紀

伴。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余與嵇生，未面分好章。原各本及詩紀古，人美傾蓋，方此

何不臧？詩紀同援箏執鳴琴，攜手遊空房。栖遲衡門下，何願于姬姜？各本及詩紀予心好永年，永懷

樂康。我友不斯各本作期卒，改計適他方。嚴車感各本及詩紀發日，翻然將高翔。離別在

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別，行道黃本猶遲遲。宋玉汪本哀登山，臨水送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

悲。歎舊字從我與嵇生，忽然黃本將永離。各本及詩紀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

清中，徘徊于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程本違。言別在斯須，怒程本焉如朝各本及詩紀飢。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程本豈更得安居？程本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

巖穴隱傅說，空各本作寒谷納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不此各本

紀不詩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年各本時已過歷，日月忽其除。勗哉乎嵇生，敬德以各本

慎軀！

詩五首郭遐叔贈

每念遘會，惟日各本作日不足。昕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命僕。思言各本作念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案當有脫文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怵惕，惟思惟憂。展轉反側，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

形留。心之憂矣，增其勞愁。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界，事利任難。惟予與子，黃本注本字闕程本

作實張溥本作蔑張變本作鮮注云一作籍詩紀同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無算。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

極且。心之憂矣，增其憤歎。黃汪二張本作怨詩紀同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君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

何君子，案當作忽爾超將遠邁。我情願關，我言汪本二張本願結。心之憂矣，良以忉忉。

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衆鳥羣

相追，鷲鳥獨無雙。何必相响濤，江海自從各本作可詩紀。容願各保遐年，各本作心有緣復來東。

五言詩三首答二郭

天下悠悠者，不能各本作下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蓬各本作萊廬，

雅志無所營。良時遭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智自生灾，屢使衆覺成。

豫子匿梁側，詩紀注云子一作讓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

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黃本三張溥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士思所親，能各本作不氣

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迹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

我期，當年值紛華。坎懷程本作攬他本趣世教，各本作務常恐纓各本作嬰網羅。義農汪本

皇邈以各本作已遠，拊膺獨咨嗟。程本作明各本作朝戒貴尚用，各本作容漁父好揚波。雖

程本逸亦以二張本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殫瓊漱朝霞。遺程本物棄鄙累，逍遙遊太

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我各本作此者，古人何二張本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殖各本枳棘，心安各本作安步詩紀同

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爵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二張本作稷注云一作稷

詩紀同畏各本作嗟王輿。至人存諸己，隱樸各本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

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五言詩一首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吾各本作數子，談慰臭如蘭。疇昔恨不早，既面伴舊

歡。不悟卒永離，念隔悵增歎。黃汪程本作悵憂歎事故無不有，別易良會各本作難。郢人忽

以各本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詩紀

注云拾遺作慮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在志各本作志所安。漸漬殉

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以休各本作休自寬。南土埤各本作旱不涼，衿計宜早看。

各本作完詩紀同 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五言詩二首阮德如張夔本作阮侃答

旦各本作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程本顧盼各本作眄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

何幸，及子違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我愛發誠。各本作恩愛發中誠詩良玉須切磋，瑛璠就其

形。隨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弘各本作行古道，伐檀俟河清。

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訣，黃本注良誨壹何精。佳言盈我身，各本作耳援帶以

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我各本作可并。洙泗久以各本作已往，微言誰為各本作共聽。曾

參易簞斃，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以守各本作守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

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自各本息斯土，與子遊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

悟卒永離，壹別為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去各本路長。步顧懷想像，各本遊目屢大各本作

同行。撫軫各本作輪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為道基，老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灾，榮子知所

康。蟠各本龜實可樂，明戒在剝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愷愷。張夔本舒檢字從刻本舊校為

檢詔各本作話
詩紀同
良訊終然永
舊校為來原字
滅盡今從刻本
厭藏還誓必不食
復得各本作與
同林各本作
紀
同
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
候各本作俟
路忘所次各本作以
聊以醅來章
詩紀同

酒會詩
各本并後四言詩之第一至第六篇題為酒會詩七首舊校同

樂哉窈窕
各本同
中遊周覽無窮已
百卉吐芳華
崇臺
各本
邈高峙
林木紛交錯
玄池
戲魴鯉
輕九斝
飛
各本
禽
織綸出鱣鮪
坐
原鈔作研依各本及舊校改
中發美讚
異氣同音軌
臨川獻清
酌
微歌發皓齒
素琴揮雅操
清聲隨風起
斯會豈不樂
恨無東野子
酒中念幽人
守故彌終
始
但當體七絃
寄心在知己

四言
各本及舊校均以前六篇為酒會詩而削其第七至第十篇復于第十一篇之前題云雜詩一首

淡淡
太平御覽七百七十引作淵淵
流水
淪肯
御覽作滑
而逝
汎汎
御覽作虛
柏舟
載浮
御覽作亭
載滯
微嘯清風
鼓
櫂容裔
放櫂投竿
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
戢翼而遊
俯嘜
原字減盡今從舊校及刻本為
綠藻
託身洪流
朝翔素瀨
夕

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浮。

藻汜二字黃本空他本蘭汜，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汪本味脩身，惠音遺響。

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歛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張變本作餌者懸。猗與莊老，棲遲永年；實惟龍化，蕩

志浩然。

肅肅蒼原鈔作冷今依詩紀及風，分生江湄。卻背華林，俯沂丹坵。各本作坵詩紀含陽

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俱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猗猗蘭蕙，黃汪二張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藻豐各本作繁。馥馥蕙芳，順風而宣。將御

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泱泱白雲，順風而回；淵淵綠水，盈坎而頽。乘流遠逝，自案或息躬蘭隈。杖策答諸，納之

素懷。長嘯清原，惟以告哀。

抄抄案或抄翔鸞，舒翼太清；俯眺紫辰，仰看素庭。凌躡玄虛，浮沈無形。將遊區外，嘯侶

長鳴。神不存誰與獨征？

有舟浮覆，案當是誤字。緋纜是維。栝檝松楸，有若龍微。□津經險，越濟不歸。思友長林，抱樸山帽。守器殉業，不能奮飛。

羽化華岳，超遊清霄。雲蓋習習，六龍飄飄。左佩椒桂，右綴蘭苕。淩陽譖路，王子奉輶。婉變名山，真人是要。濟物養生，與道逍遙。

微風輕詩紀五臣本扇，雲氣四除。皦皦各本作皎皎朗文選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

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蹰。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各本作輝文選華幔長舒。鸞觴酌醴，

神鼎烹魚。絃汪本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疇各本作孰文克英賢，與爾剖符。

五言詩各本無此三篇舊校亦乙去

人生譬朝露，世變多百羅。苟必有終極，彭聃不足多。仁義澆淳樸，前識喪道華。留弱喪自然，天真難可和。郢人審匠石，鍾子識伯牙。真人不屢存，高唱誰當和？疑當作寂由穿而誤無

為，獨步光庭側。仰首看天衢，流光曜八極。撫心悼季世，遙念大道逼。飄飄當路士，悠悠進自

棘。得失自己來，榮辱相蠶食。朱紫雖疑當作雜玄黃，太素貴無色。淵淡體至道，色疑當作化同消息。

俗人不可親，松喬是可鄰。何爲穢濁間，動搖增垢塵。慷慨之遠遊，整駕俟良辰。輕舉翔區外，濯翼扶桑津。徘徊戲靈岳，彈琴詠泰真。滄水澡五藏，變化忽若神。恆娥進妙藥，毛羽翕光新。一縱發開陽，俯視當路人。哀哉世間人，疑當作人問世何足久託身！

嵇康集第一卷

琴賦

有序○文
選作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覩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于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五臣本文歌舞之象，五臣本歷世五臣本才士，竝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五臣本文選作音善作聲音者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絃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

北堂書鈔百九藝文類聚四十四引並作岳

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

高躔。

五臣本文

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紛以獨茂兮，飛英蕤于昊蒼。夕納景

于虞淵兮，日晡幹五臣本于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

隱深，確鬼岑竒。互六臣注文 崑嶷巖岈，岈岈五臣本 峴嶷。丹崖峻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

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岬巍巍五臣本 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五臣本 而吐溜。爾

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舐隈，鬱怒彪休。洶涌騰各本作騰 薄，奮沫揚濤。節汨澎湃，蜃螳

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文選 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

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絕。叢集累積，兔五臣本 衍于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

沙棠殖五臣本 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文選 李善潤

其膚，惠風流其閒。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

足思願愛樂矣。于是遯世五臣本 之士，榮期綺季之儔，黃本二張本作疇文選 乃相與登飛

梁，越幽壑，援瓊枝，涉峻嶒，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五臣本 飛。邪睨崑崙，俯矚海湄。指

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文選 攷

作愷，愷善引爾雅愷樂也。愷即康字是其本作愷愷甚明 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于騄五臣本

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五臣本 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書鈔二百 孫枝，準量所任；至

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于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韵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驚。紛儼書鈔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闔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

斐韡五臣本爛作暉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閒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竝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張變本屈下有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張變

本仍劫倚以慷慨。或怨嬗五臣本而躊躇。忽飄搖各本作飄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作或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遞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温柔以怡懌。婉順敝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譽

文選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浮游二張本作鴻翔層黃汪二張本作崖曾增。紛文斐尾。慷張變本作嚶文選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浮游二張本作鴻翔層黃汪二張本作崖曾增。紛文斐尾。慷張變本作嚶文選

文選繆離纒。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搜挽揅掇黃汪程本搜揅並縹繚澈冽。輕行浮彈。明燿文選繆離纒。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搜挽揅掇黃汪程本搜揅並縹繚澈冽。輕行浮彈。明燿文選

際慧文選疾張變本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

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

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常各本作長思。若乃華堂曲

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竝起，竦衆聽而

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

鷄遊絃。更唱迭奏，書鈔作和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

別鶴。引書鈔百九兩有一切，承閒籟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文選攷異云茶陵本無夫字下非夫至精

者同今案各本並有惟張雙本放達者上無夫字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夫文選放達者，不

能與之無忝。非夫文選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

故聲清；閒遼故音庠，各本作痺文選絃長故徽鳴。性潔黃本汪本作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

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書鈔情矣。是故懷感李善本作感者聞之，則黃汪二張本

莫不愔懷書鈔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悞咄，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歛愉權釋，怵舞踊溢。

留連瀾漫，黃本嗚嘯黃本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文選作愈程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

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誓，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

訥慎。其餘觸類而長，五臣本文選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武，總李善本中和以統物，咸

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此三字書鈔作于是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于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驚于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蛟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悵悵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張二

本作誰五臣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
本文選同

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此二張本無足下昔稱吾于穎川，吾常五臣本文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

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

五臣本文不知之。晉書康傳引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

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五臣本文刀，謾

各本作漫之糲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

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而黃本字無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

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

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晉書令尹；是乃君

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五臣本文選則書文選同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

觀之，故各本故下有知字堯舜之君各本作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

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

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文選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

託晉書作意氣所託注云一作先亦選同晉書有不可奪也。吾五臣本文每讀尚子平臺孝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加少各本作少加文選同晉書及孤露，母兄見驕，海錄碎事卷九

驕書作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御覽不御覽大悶癢，不能沐

御梳也。每常御覽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御覽傲散，簡與禮

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晉書作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

日頹，任寶晉書作逸類聚之情轉篤。此猶各本作由文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

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鏤，黃本饗以嘉肴，愈各本作逾李善本文選司書寫本

聚引亦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

傷，唯飲海錄碎事卷七酒過海錄碎事引無過字唐本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晉書

仇字如下有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唐本文選注云：案鈔陸善選李善本文以各本無以字五

選有不如嗣宗之賢，晉書作資唐本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晉書情，闔五臣本文于機

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唐本

經云案鈔陸善朝廷有法；自惟唐本文選注云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唐本

意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

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類聚把搔類聚無已；而當裹以章服，唐本文選無而字注

也。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五字原舊校所加文選攷異云：袁本茶陵

意類聚引無又字唐本同喜作而人閒多事，堆唐本文選作推注案盈机。汪程張變不相酬答，

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之。各本作久文選同類聚二十一四不堪也。不喜唐本文弔

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舊校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各本作器文選唐本及

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

唐本文選注云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原作琴依各本聒耳。霧塵臭及文選類聚改處，千變百伎原作萬數依各本及類聚改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

萬機文選作機務類聚同唐本作纏其心，世故煩尤表本文選作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

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

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閒邪？

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類聚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

事便廢。安能舍五臣本文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唐本文濟

之。禹不迫黃程二張本作伯成子高，全其節晉書也。仲尼不假蓋

于唐本文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逼二張本作元直以入蜀，華

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各本知下有者字晉書及也。足下見直木

黃汪程本下有必不可唐本文以為輪，曲木各本作者類聚及五臣本文不可唐本文以

為桷；蓋不欲二張本欲下有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五臣本文志

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各本似下有在字則本為似傳寫譌也五臣本亦有足下度內耳。

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各本似下有在字則本為似傳寫譌也五臣本亦有足下度內耳。

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自以二字各本作李善嗜臭腐，食鴛鴦以死鼠

也。吾頃唐本文選注云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唐本文選心于寂寞，張燮本作以無

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各本字無李善

及唐不能堪其唐本文選字無注云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晉書斯晉書已耳。足

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唐本文選字無注云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冤各本作悽切。

女年十三，男兒各本作年晉書及文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晉書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

但願晉書守陋巷，教養類聚子孫，舊校減此字各本時五臣本文選與親舊敘離黃汪程本

同晉書及五闕，陳說平生。濁酒一杯，文選彈琴一曲，志願晉書畢矣。足下若騶之不置，不過

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

若以俗人皆喜唐本文選榮華，獨能離之，以各本以下有為快，此最近之可得五臣本文選言

耳。唐本文選注云然後唐本文選字無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

病，因文選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唐本文選貞哉。若趣欲共登

王塗，期于相致，共晉書時為歡張燮本作權李益，一旦迫之，必發各本發下有其字唐狂

疾。自非重怨，晉書作不至。文選至下有此也。野人有快炙背，各本背下有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各本以下有故字舊校亦加案此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

成大好。猶各本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

文選與山巨源絕交書李善注引作閑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各本而下都去年向吾張

華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七引與此合我本作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得各本迫之，故從吾言。聞令

足下，因其順吾，與之四字各本奪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

擊各本譌繫舊校都，以子父交交字各本作六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

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擊各本譌繫舊校同都，先首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手

疑當作非各本無言，何意足下包藏禍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

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人二字各本

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書各本作別恨恨。嵇康白。

嵇康集第二卷

卜疑各本疑下有集字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逐各本鸞。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德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于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撲黃本著，拂占各本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諱言帝廷，各本不庭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梯

弘覆，拖而不德乎？將進趨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

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諧二張本作晚滑稽，挾智佯迷各本作任術，為智囊乎？寧

與王喬赤松為侶乎？將追各本作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原鈔字奪依二張本

補他本作寧舊校同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若人閒，

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為清，銳思為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恆熒熒各本作營營乎？寧寥

落閑黃本放，無所矜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義農而不及，行中路而

惆悵黃本乎？將慷慨為壯，感慨為亮；各本兩為字上均有以字概作繫。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

度各本抗；常如失職，懷恨快快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

力，翦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岳各本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偶；排擯共骸各本，令失所

乎？將如箕山之夫，□水之女；各本作穎水之父舊校從之水上一字為所滅不可辨案蓋白字也；兩神女浣白水之上，禹過之而趨云；見文選司馬長卿

難蜀父老李善注及御覽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伯各本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

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為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

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羸束縛，而終立二張本作成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

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泉各本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于柳季，公孫不歸美于董生；賈誼一當于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俱各本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于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志各本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抱朴。各本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陽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于南溟，又何憂于人間之委曲！』

嵇荀錄亡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類聚七十五引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五臣本文選作天。妄者類聚此皆兩失其情。請五臣本文選粗類聚二論之。夫神仙雖不目五臣本文選二字倒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

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

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

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

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

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黃汪程本注亂于下也。夫為稼于湯之二張本字

他本有注云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黃注程本字無注云一有於字焦爛，必一溉者

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原

試據各本及文選御覽七百二十引改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

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六臣本文選一過作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

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御覽七百二十引作心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

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黃汪程本注云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

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文選攷異云茶陵本此下有也字云五臣無袁本云善有今案御覽引亦無王楙野客叢書八引同又以斛當作斗因舊書斗為斛

傳寫而誤○六臣本十下有一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利，各

字天下下無之字斛下有也字

作價文選
御覽同

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愚智所共二張本字無五
臣本文選同

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頸處險而瘦，齒居晉原譌唇程本同今依他本及文
選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正

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

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兩無使類聚均作
無所御覽與此同薰之使黃，而無

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

也。而世人不察，惟二張本字無五
五臣本從口五穀是見，御覽
作嗜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

府藏，醴醪煮文選御覽作醫黃汪程
本譌齧注云一作資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御覽作
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外內李善本文選作
內外御覽同

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

百毒所傷。中道夭于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

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感歎，

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于未兆。是由五臣
作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

痛之日，五臣本文選
日下有而字為受李善本文
選無受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
本文

痛之日，五臣本文選
日下有而字為受李善本文
選無受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
本文

選作 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

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李善本文選作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

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溝各本作呷文選同御覽七十五引作

剛澮，而泄之以尾閭；張溥本于此有而字五臣本文選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

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賒文選賒作賒相傾，

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選五臣本文選自識。譬之各本作猶豫章，生七年然後

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竟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

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

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

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張

本文選同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

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

身存。若此以往，庶二張本作恕文選同世說可引字無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

嵇康集第三卷

作三
不字
可世
養說
生注
引
哉？

嵇康集第四卷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

原鈔奪向子期難四字從黃本及舊校加張變本作向子期難養生論案本或爲答同

子期難養生論黃門郎即答向期之譌而奪子字難字康之所答亦不別爲一篇也

黃門郎向子期

各本無此六字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脩也。至

于絕五穀，去滋味，

各本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于造化，與萬物

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于草木，各本重有不能避風雨，辭斧斤；黃本作殊于鳥獸，各本重

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

與無智同。何貴于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得各本字無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

何貴于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貴。然則各本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己，各本已下行義于下，富

貴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貴。然則各本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己，各本已下行義于下，富

則所欲得以各本以下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開各本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不苟非各本三字奪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各本。不

盜，若此何為其傷德邪？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滄耳。神農

唱程本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殖各本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

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命各本之宜，肴醴非便性之

物，則亦有和羹，黃耆無疆，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膾，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

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況于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

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各本

今作五色雖陳，日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為荼蓼，西施為

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于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

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已上二十字原鈔善也。

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之未各本作見。此殆景響之論，何言而不可各本得下得。縱

時有耆壽原鈔二字無依，各本及舊校加耆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原作上願依

改若性命以巧拙為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于導養邪？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為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己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景尸居，與木石為鄰，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蔬食，無罪而自譴。黃本作疏幽。追虛徼幸，功不答勞。於以各本作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邪？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答難養生論

原鈔無此五字，據各本及舊校加。案無者是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李善注引養生有五難云云十一句為康答文

而稱向秀難嵇康養生論即為
唐時舊本亦二篇連寫之證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

識立則心各本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于內，而接于外，祇足以災身。

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于人，日本丹波宿稱康賴醫心方二十七引人下有情字而非道德各本字奪程本之正。

猶木之有蝸，程本作查下蝸盛句同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所黃本宜也。故蝸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

然則欲與生原作身依各本及醫心方改不並久，一云木與蝸不並生○已上八字原是正文今定為注各本無又久作立醫心方同名與身不俱

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為得生，雖有厚各本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

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色各本為甘鳩，棄之如遺；識名位為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

濫于物，知正其身，不營于外。背其所凶，守各本其所吉。各本此所以用智遂生，養一示蓋

疑當作不盡各本無上四字舊校亦刪之道也。故智之所美，黃本美其養各本生，而不羨生之為貴。貴其樂和

而不交，豈可疾智靜各本字奪舊校亦刪而輕身，勲欲各本字奪案當是動字原鈔為舊校所滅不可辨而賤生哉。且聖人

寶位，以富貴為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也。三字各本富各本不可無主而存，

主不能無各本尊作尊而立。故為天下而尊君位，不為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者，蓋為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各本猶作而不爭不

可令，各本令下有其力爭三字舊校亦加案不爭不可令與下中庸不可得為對文無者是也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

俗之各本無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至各本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在宥羣生，

由身以道，與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

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各本衣下有之字在身也。各本無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

足于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

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人

各本嘗得富貴于其身中，各本不以人爵嬰舊校于嬰下加心也。各本故視榮辱如一。由此

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作終請問錦衣繡裳，不陳于閭室；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為歡戚也？夫

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

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邪？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患各本于多犯，各本字

亦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結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任各本為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

室。恬愉無選程本作逆今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為食，蠶而為衣，

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

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為贅瘤，舊校資財為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

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叟，被褐啜菽，莫各本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黃本仍有故字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于無憂，富莫大于知足。此之謂也。

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

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黃本作動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常足，則無餘。智用者，從

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動。今使善者遇室，則西施

與嫫母同情。聾者忘味，則糟醪與精粳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

恆字從舊校各本同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欲動則糾之以和。使智止各本上于恬

性足于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字從舊校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

也。縱令滋味嘗染于口，聲色已開于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字從舊校勝之。何以言之？夫欲

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黃本作止其所不得，則未各本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于

鴆醴，貪食者忍飢于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各本恨下不得酣飲

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為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

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得各本移也。苟云理足于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

性氣自和，則無所困于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也。黃本及本

作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

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交原諺文今

舊校雖小不犯，身讎賒各本字奪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

不為。明天下之輕于其身，酒色之輕于天下，七字原鈔奪從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

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邪？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

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原鈔近下有一四字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程本故終始

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閒哉？

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于導養乎？案論堯

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為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

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恣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

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襄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非飲勤躬，經營四方，

心勞形困，趣步失節者。各本字奪或奇謀潛邁，當作構各本調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奪。各本者

各本字奪或修行各本作身以明汗，顯智以驚愚，藉名高于一世，取準的于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

千，口勸談議，身疲罄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驚于榮辱之塗，俛仰

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于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

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于榆柳也。然松柏之生，各以良殖遂性。若養

松于灰壤，各本奪已上十六字則中年枯隕。樹之于各本字奪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

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其內，各本二字無舊校亦刪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原鈔字無一徵

黃本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御覽八百二十五引作餘日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

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思各本字無舊校亦刪南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

形全者難弊。各本作斃舊校同案當作敝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

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

命矣。

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字

天闕也。並而存之。唯賢者各本字奪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

已；未耜墾辟，從之不輟；何至養命，蔑而不議。此殆既所先習，怪于各本于下有校亦加案無者為長。未知。

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各本猶下于黍稷之篤原作篤從

校恭也。各本也下有豈云視息之具，豈各本字無唯立疑即因下五穀哉？又云：黍稷惟馨，實

降神祇。蘋蘩苕黃本蕒蘊本，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附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

德之原鈔字無與信，不以所養為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效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

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

請借以為難。夫所知麥之善于菽，稻之勝于稷，由有效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為

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于稻稷，猶守菽麥之賢于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

稷也。若能杖汪程二張藥以自掖，各本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如黃本此，故準性

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賢各本根于初九，吸朝露各本以濟神。今若以春各本酒為壽，

則未聞高陽有案當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悅各本為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再生

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亂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創黃汪二張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

足重，雁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于五穀，生民不足受德于田疇也。而人竭力

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唯各本菊芬梁各本稻各本聘享嘉會，則唯各本肴饌

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液，易糜速腐。初雖甘香，人身臭處，汪程二張竭原依各本及舊校改

辱精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

流泉甘醴，瓊蘂玉英。留各本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其各本生。貞香難歇，和氣

充盈。澡雪五藏，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

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羸字從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為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

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然各本哉？故赤斧以練丹，楨髮，涓子以朮精久延，偃佺以松選

善注郭璞游仙詩李實方日，赤松以水原選郭璞詩注引同玉乘煙，務光以蒲韭長耳，叩疏以石

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蓽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為最，而上藥

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張燮本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飢；仲都冬保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或本，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驟于世教之內，爭巧于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滅，思不出位，使奇事絕于所見，妙理斷于常論；以言通變達微，未之聞也。久慍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爲洪養，謂長生爲聊聊。各本作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智各本作志于欲，原性命之情，有累于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于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酒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于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各本之下有者字舊校亦加案無者爲長人從少至長，降張本隆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

所醜，謂不可歡；然還城各本易地，則情變于初也。各本苟嗜願各本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

為敗各本腐曩之所賤，不為奇美邪？假令嘶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

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殍者，于將獲所欲，則說各本情注心；飽滿之後，釋

然疏之，原鈔五字奪據各本及舊校加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于越土，中國遇而惡

之，黼黻貴于華黃本，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若各本以

大和為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為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

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觀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

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翫，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

樂而寒耳。故以榮華為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于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

豐，哀亦備矣。有主于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

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原無此字依各本及舊校加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竝用矣。由此言之，不

若無原奪以上十一字各本及舊校加喜可知也。然則則下當無字樂豈非至樂邪？故各本被天和以自言，當誤

然作以道德為師友，翫陰陽之變化，樂各本長生之永久，因各本自然以託身，竝天地而不朽

者；孰享之哉？

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尤表本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作滅唐寫本文選集注引李善曰作滅尤本蓋誤醫心方作去亦因下文聲色不去而譌

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虛精散，各本作

發舊校同尤表本文選注引作神慮消散醫心方引作此五難也。尤表本文選注引李善注俱神慮精散唐本文選注及御覽七百二十引並與此同

有蓋尤本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嚙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回，各本

有刪略方引其操，四字御不夭其年也。五者無于胸中，則信順日濟，御覽玄德日全。不祈喜，醫心方

而有御覽自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都，各本所之醫心方效舊校同御覽作所歸又無也。

然或有行踰會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原鈔字無據各謂人黃汪本理已畢，

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哉，各本未之聞也。醫心方引云無甚泰之累者抑亦其亞也似既隱括

已上七句作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于馳騫。或連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言各本貴。

此于用身甫與鄉黨不黃汪張溥本字調程齒者各本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

不羣，志氣和粹，不絕殺茹芝，無益于短期矣。或瓊糗既儲，六氣並御，原鈔而下有不字各

或非行則其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于玄冥之崖，含氣于莫大之渌者。則有生各本可

鄰，各本作卻可存，各本作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于輿也。然人若張燮本皆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忘外，各本作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嵇康集第五卷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于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

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樂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

季札聽弦，識黃本作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

若有嘉訊，各本訊下有今字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令各本作念二張本有注云或作

令歷世濫于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資各本譌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

成。各本或下有故字舊校亦加案無者爲長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其善與不

善，雖遭各本遭下有遇字濁亂，其體自若，而無各本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比，

各本譌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故各本字奪舊校亦刪因其所

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因事與名，物有其號。哭謂之哀，歌謂之樂。各本以上十

亦刪。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

實，歌舞舞字從舊校。非悲哀疑當作之主也。何以昭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作笑不同；

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戚。各本本然其作而哀樂之懷各本本均也。今用均同原鈔

黃汪程本同今據世說注引補二張本作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世說注引作乎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

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哀切之言。各本作切哀又奪之字言比

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

哀心藏于黃汪程本于下有苦心二字舊校亦加二張本又于心下加之字蓋俱不當有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

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而後發，各本三字無舊校亦刪案而上常奪一字刪之甚非其所覺悟，唯哀而已。

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

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

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

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則各本本謂之憎人，所喜則謂

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張變本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原鈔二字奪據各本及舊校加自當以感情而後發，各本無此三字舊校亦刪則無係于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探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邪？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

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雖託之于他音，寄之于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至；各本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各本魯人晨哭，而顏淵察其生離；各本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作志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起，各本但不當其共各本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邪？又云：季札原作禮因札譌禮，又爲

禮而諂也。今探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與？且師襄奏黃汪

本譌奉下諸奏，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

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原鈔作終據各其吉凶矣。是以前

史以為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為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邪？

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殊萬，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驗于曲度。鍾

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為心哀各本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

匿，誑察者于疑似也。爾為己就四字各本作以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

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奏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為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

衰，皆可象之于聲音。聲之輕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又各本能得之于將來。若然者，三皇

五帝，可不絕于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

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于是乎躓矣。若音聲之無常，原鈔

奪之字常字黃汪本同，據程二張本加。鍾子之黃汪本觸類，其果然邪？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

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為耳。欲令天下四字從舊感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

張變本作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于當時，慕古人而歎息。各本作斯，所以大罔後生。

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足，黃汪二張本作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

心，而多恃前言以為談證，自此以往，恐巧麻不能紀耳。各本字奪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

賢愚，此為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矣。夫五色有奸醜，五聲有善惡，此

物之自然也。至于愛與不愛，喜與不喜，原鈔下三字誤入下文物字下今遂正各本奪舊校亦刪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

于此。然皆無豫于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于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

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其名號耳。不謂哀樂發于聲音，如愛憎之生于賢愚也。然

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醞酒。各本作酒禮之發人性。各本作情也。酒以甘苦為主，而醉者以喜怒為用。其

見歡戚為聲發，而謂聲有哀樂，猶各本字奪舊校亦刪不可見喜怒為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

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于內，而色應于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

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張變本作隆殺。同

見役于一身，何獨于聲便當疑邪？夫喜怒章于口詠，各本作色哀樂亦宜形于聲音。聲音自

當有哀樂，但聞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程本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

而不悟，離婁照秋毫于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

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樂黃本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

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飢，卞和之

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瞻各本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

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斯

各本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出，黃汪二張本字奪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

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噉，熏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易牙嘗之，必

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筓使出，無主于哀樂，猶漙酒之囊漉，雖

筓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各本二字含哀樂之理邪？黃本且夫咸

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者也。各本二字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

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

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

有自然之和，而無係于人情。克諧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聲，得于管弦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

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生各本

生子下三為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字從舊校各本作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知

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

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為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張變本作其所

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

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各本奪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尋環之

難，敢不自一竭邪。夫魯牛能知犧歷之喪生，哀三生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為心與

人同，異于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鳥各本作鳴獸皆能有舊校滅其

原字改作禍程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為解黃本其語而論其事，猶傳譯異言耳。不為考聲音

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為難也。若為知者，為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

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不各本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

立鑿識之域焉。各本字釋或當與關，接識其言邪？將吹黃本律鳴管，校其音邪？觀氣採色，知其心

邪？此為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

假令心老于馬，而誤言鹿。察者故當由鹿以知各本馬也。此為心不係于所言，言或不足以

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為孺子學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夫言非自然

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趣各本奪舉一名，以為標各本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

無微不照。苟無微不照，各本五字無舊校亦刪。理蔽原作數據各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

推張變本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

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北堂書鈔一百吹律之時，楚國之風邪？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

正識楚風，各本來入律中邪？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

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

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鈸剛柔之分

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案當之律，楚

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邪？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

獨師曠已上四字書鈔引作子野案獨字當衍博物多識各本作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

微。書鈔引作微下，有者也二字若伯常竊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

何由知之？為神心獨悟，聞語而當邪？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也。各本

奪字故知其喪家邪？若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原鈔曰據各聽啼，無取驗于本

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為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為以甲聲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

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

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于籟籥納氣而鳴邪？啼聲之

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譚，各本作善譚而不能令內

張變本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黃

程張本傳本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二物。各本物下有之字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揆

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于考試，各本作老而

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

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差走，所以全也。今各本吾心未厭，而言於各本難，復更從其

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批把，各本作琵琶下放此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

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狡弄則歡放

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

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答曰：『難云批把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張變本所以

使人常感也。批把箏笛，固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使各本形躁而志越。猶

鈴鐸警耳，而各本鍾張變本鼓駭心。故聞鼓鞀之音，則各本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

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閑各本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

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度黃本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

情一變妙，故思專。狡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役各本于衆理。

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為體，而人情以躁靜專散為應。譬猶遊觀于

都肆，則目濫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則思靜各本而容端。此為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

之應聲，亦止于張變本躁靜耳。夫曲用每殊，原鈔奪已以上十五字依各本及舊校加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

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于美；曲變雖衆，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乎黃本和域；應美之口，絕于甘境。安得哀樂于其間哉？然人情不自各本同，各各本奪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于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黃汪二張本重有猛靜字舊校亦加程本無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于彼，導樂于此也。其音無變于昔，而歡感竝用，斯非吹萬不同邪？夫唯無主于喜怒，亦應原作未應今正各本奪舊校亦刪無主于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不各本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邪？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于歡感，綴虛名于哀樂哉？

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案當之情，先積于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聲音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

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于聲音有定理邪？」

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

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便各本

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邪？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

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直至各本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

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張溥本作几汪

此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為

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無各本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

感，莫不自發也。」

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

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感，不感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歡

之用也。各本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噓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

為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黃本下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精各本壹而思專邪？若誠能

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

主人答曰：「雖人情感黃本于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

容極本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歡顏悅，至樂而笑；各本作樂之理也。何以言各本之夫至

親安豫，則怡然自若，各本作恬若自然所猖狂各本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儻。由此言

之，儻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噓，雖出于歡情，然自以理成；又非各本六字奪舊校亦刪自

然應聲之具也。此為樂之應聲，以自得為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為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

得則神合而無變。各本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原鈔四字奪依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

笑噓之不顯于聲音，豈獨齊楚之曲邪？今不求樂于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噓謂齊楚體哀，豈

不知哀而不識樂乎？」

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則各本移

風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滔各本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

之音，案此下當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黃本重

聞之，以悟所疑。」

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張變本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

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于上，臣順原鈔四字奪依于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

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

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內，和氣見原鈔五字奪依于外；故歌以鼓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

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張變本，致而明

之；使心與理相順，氣各本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于金石；含弘光大，

顯于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成各本，穆然相愛；

猶舒錦布綵各本綵上奪布字下，燦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于茲，太平之業，莫顯于此。故

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然各本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

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本各本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各本，人情所不能已者

也。是以古人知情各本情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各本欲下，不可絕，故自以爲致各本。

其所各本，故字無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

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使各本絲竹與

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于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為一體。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以下奪一字。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各本以下有自字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御黃本作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淫作各本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尙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于和聲，配而長之，誠動于言，心感于和，風俗壹成，因而名原鈔字奪据汪程本及舊校加之。然所名之聲，無中黃本空闕張于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嵇康集第六卷

釋張溥本私論

夫原鈔字無据各本及晉書本傳引加稱君子者心無晉書措原鈔作措据各本及晉乎是非而行不違

乎原鈔字無据各本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各本於矜尚體亮心達

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

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張變本作衷

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

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有各本何患無以當作生為貴者是賢于貴者各本

亦舊校改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于黃本有措矣。是故伊尹不惜各本譌借賢于殷

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嫌各本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善各本子齊桓故國

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晉書無此二字曰：君子行其各本字無道，忘其爲身。

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慶，各本作度晉書同而後行也。任各本心無窮，各本作邪晉書

同不識各本作于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慶

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各本云下有一作終

字藜當是注文在前，志道存善，心黃汪張變本字闕張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

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

夫雖性各本善者，不原鈔字奪據各本及舊校加離于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于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

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夫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

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

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

者，必以公成而私敗。苟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也。各本故物

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譬乎中人之體，各本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

公途；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于是乎同疑當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

欲各本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

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程本鞅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

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誡，一壘流涕，然斯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各本表露心識，猶獨

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亦甚其所病也。各本亦甚二字奪舊

非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于病矣。各本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類是而非是者；不

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貧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

無廉；猜各本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四字原鈔奪據

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以

各本準其理，各本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

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似。故實似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

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公原鈔功

舊校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

于是觀之，非似非非案非下當更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

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讓。各本無字而舍原抄作會私者，不復各本復下耳。抱至程本作怨張

本俱而匿情不改也。各本無字誠原作議者，誠本及舊校各神以喪于所感，各本有感而體以溺于常名。心已各本

以制于所懼，而情有所繫。各本作情有口口所繫原鈔于有下奪二字容管顯纘，四字當誤各本

咸自以為有是，而莫賢乎己。未有攻肌各本作功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

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為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

理，而求所以為措之道；故明各本為措而闇于措，是以不措為拙，以致各本二措為工。唯懼

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

于茲；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于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

偽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陰各本之可以無景，而

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類聚二十二引作惜與原鈔之可以無患，而恨措類聚引作措之不

以。類聚作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恭；各本宰嚭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

抱隱各本作偽類顧私，二字原鈔無據各本及舊校補御而身立清世；匿非二字御藏情，而

信著明名張變本者也。是以各本二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布類聚御而存之，

惡夫矜吝，棄而遠御覽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

御覽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御覽而是

非允當。忠感明類聚明下有於字二張本同。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于八荒，垂坦蕩以

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黃汪程張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

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必各本寐。自各本下。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

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程本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為名，公以盡言為稱。善以

無各本為體，非以有措為負。今第五各本顯情，是非當行無私也。矜往不眠，

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于必原作不據盡也；言多吝者，不

具于不言而已也。各本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

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程本義，乃為

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于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有非而能顯，不可

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載。」各本且

明父聖兄，曾不能鑿凶惡。各本于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于藩

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于理不通，心所未黃本作無所安。願聞其說。」

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王各本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各本管蔡以權。權事

顯，實理張溥本沈。各本沈注。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

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父各本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

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

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

不能自通。忠于各本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程本子，甘心毀旦。斯

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禍各本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

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

德；戮捷程本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體，古今之明義也。已上七字各本奪誤管蔡雖

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案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

世未蒙發起耳。各本然論者承各本名信行，便謂各本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

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祐惡各本任頑凶也。頑凶各本不容于明

各本世，則管蔡無取私于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

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闡權，論為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各本以流

言之故，有緣舊校刪有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奭各本不悅。黃本此言之，各本

則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

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內外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將釋

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

有呂子類聚十七引子下有春者，精義味道；研核類聚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張溥程

譎明，有明便有膽矣。稽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必各本作畢。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于見物，或勇于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類聚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各本則違黃汪程張。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于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所宜各本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三字据二張本加「敬覽來論，可謂誨各本亦不加者矣。夫各本折理貴約而

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為喻，何遼遠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原鈔字無，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据各本加，達，故惑于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沈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與。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儔，黃汪本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不敢投足，階雲路而疑于

迄秦清者乎？案當作愚蔽之倫為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各本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軀于虎吻，穿窬先首于溝瀆，而暴虎馮河，愚張變本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煩各本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聘辭。

『夫論理情性，各本作性情折程本引異同，固當各本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摺撫所見，此為好理綱案當作綱舊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二字依舊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闢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膽乎？各本平下有明既已各本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何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闢所惑也。爾為明徹于前，而闢惑于後，各本字奪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為不可偏乎？黃本然霍光有沈勇，而戰于廢王，此勇各本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益縮，此則是也。賈生闢鵬，明有

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明能無所惑，至膽已上七字各本奪能無所虧爾。各本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為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為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又子言：各本作子又曰明無膽各本重有無膽二字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為膽，特自一氣明各本無矣。夫字各本無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謂有陽而生陰，可無陽邪？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一致，各本一作致一欲以何明邪？幸更詳思，不為辭費而已。各本有矣字

嵇康集第十七卷

自然好學論張叔遼作

此四字原鈔滅盡今從舊校各本張遼叔在自字上無作字

失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情黃本無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

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恐各本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

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加各本譌之茹本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

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弦，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

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

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且四字疑當爲古言云三字且卽下直

竹管蒯，所以表哀。溝池沮嶮，各本二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茂殖貨，所以施與。苟

有肺腸，誰不欣然。貌悅心釋哉？字到尙何假于食膽蜚，而嗜昌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

道之常，人所服習。在于幽室之中，觀燄燭之光；雖不教告，亦儼各本然喜于所見也。不以尚各本向非各本有白日，與比朱門，且則復曉，不揭字從舊校此明而滅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為難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後原譌雜舊校及各本作學，亦無損于有自然之好也。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昔各本鴻各本荒之世，大樸各本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各本二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為黃本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原作一依塗，故奔鶩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以各本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

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固知二字各本作故仁義務于理偽，非養真之要

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疑聚字之譌舊校以求馴，獸不羣

舊校于上加棄字使與意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為正當作不當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

改之毀類為對文甚非。看珍膳，雖未所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閭室，觀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

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原作朦據各本及上文改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于自然好

學。難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

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

之論，于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為準，仰仁義以為主，以規矩為軒乘，張變本作冕他本作駕以講誨

為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

為貴。執書擿張變本作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

夜耳。今若以明黃汪本字闕程本作塾二張本作講堂為丙舍，以諷誦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臯腐，

觀文籍則目瞶，修揖讓則變僂，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齟；于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為更

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云：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古各本無文之治，各本可不學而獲安，不勩各本而得志，則何求于六經，何欲于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邪？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昌蒲菹耳。

稭康集第八卷

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上各本無此二字舊校亦刪

夫善求壽強者，必先知天

各本作災舊校同案天疾與長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

禍起于此，爲防于彼；則禍无自瘳矣。世有安宅，葬埋陰陽，度原作步据各數，荆德之忌，是何

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程本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

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爲養各本毒；久

居于溼，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怠，則昏喪女疾。各本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

而掘墓各本築室各本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于形，而治加于土木，是疾無道瘳矣。各本詩

云：各本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謗議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傳

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于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

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為忌崇；不張變本得蠶滋原作絲今正各本，為忌崇滋多；猶自以

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顯于桑火寒暑燥溼也，于是百忌自息，而為原鈔利十倍。何者？先

不知所以然，故忌崇之情繁；後知所以然者，各本故求之之原鈔，故忌崇常各本

生于不知，使知性命猶知各本蠶，則忌崇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箠祝程本譴崇，

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各本人下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原作遷其無禍也。故忌崇舉生

于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為三公之宅，而令御覽一百八愚民居之，必不為三公，可

知也。夫壽天之不可求，甚于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罡，各本作岡以

速彭祖之夭，必不幾二字御覽。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五字原奪，是

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為所虜。然則避禍趣程張變本福，無

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二字從舊則為盡矣。夫避賊宜

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于理動，不可妄原鈔作妖各

意求，一也。孔子有疾，醫醫字下原有監字舊校作者案即因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

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要各本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之盛王無之，而

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要各本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之盛王無之，而

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啟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

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于實，而求之于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

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御覽一百十之雞，一闌原作闌今正各本作之羊，賓至而

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于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鯨，而後王，

彭祖三百，各本作七百舊校同，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

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丘而觀居，各本立下有高字觀則知

伯疑徂之譌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博，豈各本作而心各本作制于帷牆，則所見滋褊。

從達者觀之，則字惟張變本有他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

以細苛，是更所以為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

徵。世人多其占舊，思各本作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于水，而欲推之于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新

各本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為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為也。

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崇則可，安新居以

求福則不可。即各本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

至，則當字黃本無授衣；時雨既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崇治家者，求富作各本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原作難攝生中依各本及舊校改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于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吉人各本作古人諸吉人字放此，顯仁于物，藏用于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于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邪？縱欲辯明神微，祛惑程本起滯，立端，以明所由；黃汪二張本由下空一斷以檢各本檢下要，乃爲有徵。黃汪二張本作微俱字程本作不察亦意加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邪？

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

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其各本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釋刀鋸。亞夫忘餒，終有俄患。萬事萬物，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卽如所論，雖慎若會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闕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于行事，定吉凶于智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邪？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旣曰壽夭不可求，甚于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天。各本作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邪？不可求也？旣曰彭祖三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天；求實于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天之來，生于用身，性命之遂，得于善求。然則天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于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事，各本亦雅論之矛盾。惟程榮本與此合矣。

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文曰：善養生者，和為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備各本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氣各本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為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黃汪程本而可以為盡乎？夫專靜寡欲，莫過各本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為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邪？若謂豹相正當給廚，二張本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于一和。苟和二字原奪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為患者，吾未知其所濟各本齊矣。

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為但占牆屋邪？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為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故占者觀表，而得內也。苟宅能制人使從之，已上十七字各本奪則當吉之人，受災于凶宅；妖逆無道，獲福于吉居。爾為吉凶之致，唯宅而已。原作全依各本改由人也，新便無徵邪？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後各本有驗邪？若此，果可占邪？不可占也？果有宅邪？其無

宅也？

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為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

物而應，將來之兆。各本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觀龍顏，

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當餓。舊校于下加死字，各本亦有而無當字。然各有由，不為闇中也。今見其同于得吉

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箏篴，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

不能。四字原奪，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下，了無所在，而吉人將有為，必曰問之龜，

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唯王，宅是鎬京。周公

遷邑，乃卜澗瀆，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

此。不知誰定，可從？

論曰：為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為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

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順履二字各本積德，乃享元

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

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觀種者之無十千，而謂田各本無壤埆邪？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

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凶吉；各本二字到持智原鈔字奪據舊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程本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邪？

論曰：時日謹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謹崇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末為盛王，幸更思各本之。又當校各本字奪知二賢，何如足下邪？

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為務；食不消，以黃丸為先。子徒知此為賢于安須臾，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于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于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也。各本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作矣

能獨觀于萬化之前，收功于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邪？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避賊消穀四字各本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

故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螻蛄之議冰雪邪？欲以所識
張本下當奪六字黃汪二
校本而下作求今人舊棄得無似戎原作終據人問布于中國，覩麻種而不事邪？吾怯于專
斷，進不敢定禍福于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嵇康集第九卷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中
各本無此二字
舊校亦刪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考原鈔字無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

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飭各本譌抑未有如彼

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

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于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

誕。故二各本譌三惟張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邪？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

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

之所疾爭也。夫苟各本譌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面邊各本作見餅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

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便各本作辨非有舟稼也。

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脩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

乎巖牆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寶也。各本無實字案有者是也。寶即實之譌衍當刪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肯食。是本各

字故然矣。若原鈔字無吾論曰：居殆黃本行逆，不能令彭祖天；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

之所說，信順既脩，則宅葬無貴。續古文苑作實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

祖亦以宅壽，壽天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殆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

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是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

天不可求之宅，而可得之和。舊校故論有可各本不知。是各本字闕足下忘于意，而責于文；

抑不本也。各本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

寡也。苟一人有命，則萬千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

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為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各本內

字有虎害。各本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脩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

外不同鈞其非和，一睹各本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于邪者慢于正，詳于宅

者略于和。走程本作以爲先，亦非齊于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

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為也。使準顏

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為，則無卜矣。今設為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

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于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

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原鈔字無依各本及舊校加假為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邪？其無宅也？似

未思其本耳。原鈔字無依各本及舊校加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逢虎所凶。而虎也，善

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為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邇各本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為

來物矣。然亦卜之盡各本于此有蓋字案即因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于卜世與年，則無

益于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則各本字奪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

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為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

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為先，廡庫次之，居室為後。緣人理以從事，如此之著。四字各本作

校亦即知無太歲舊校于此加與字未詳所本各本俱無刑德也。若脩古無違，亦宜吾論各本論下無所，各本

空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

倉之報。此言當哉！若三者能脩，則農事畢矣。若盛各本盛以邪用，求之于虛，則宋人所謂予

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邪？為樹藝乎？為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

按書：周公_{有請命之事}，仲尼_{非子路之禱}。今鈞_{聖而鈞疾}，何事_{各本}作_{非二字}不同也？故知

臣子之情，_{各本}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為情貌，_{黃本作兒下}者耳。_{各本}無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

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是_{各本}圖宅，將為禮邪？_{各本}其為實矣。_{各本}為禮則事異于古，為

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_{各本}有以字為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

而勸從，_{黃汪程張}溥本_{譌徒}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_{當作二}各賢

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

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

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脩身_{原鈔字}校_{各本}加_{各本}空闕，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處_{各本}

據_作足下所言，在所知邪？則可辨也。所不知邪？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于此矣。夫小知不及大

知，故常_{各本}字_奪，乃反于有。無為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于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

忘歸之累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原作答釋難曰依各本及舊校改

夫先王垂訓，開制各本中人，言之所樹。黃本作對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

也。若夫機神玄妙，各本作玄機神妙無夫字，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于微，觸類而

長，不以己為度也。案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邪？了無乃得離之也？

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所限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為謂之誕也。又曰：

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唯各本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為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城，

各本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二字從舊校可得合而一，兩

無不失邪？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字從舊校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麤也。尋雅

論之指，謂河洛不神，各本借助鬼神，故為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救其各本救作求舊校同案難

中云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然，則足下得不為託心無神鬼，各本作

同齊契于董生邪？而復顯各本古人之言，懼無鬼神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各本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于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當作後嗣空借鬼神，以罔各本將來邪？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為異耳。

論曰：聖人各本二字奪 鈞疾，而禱不同。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

為情貌者也。難曰：若于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于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為君父邪？推此而言，宜以禱為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堯孔各本

子孔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

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以各本字奪 誠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于誠勸，尋論案名，當言有日邪？無日也？各本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

事理。案：此言為各本以惡夫程大妖逆，故去之，未為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于盛世，而來代

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忿各本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

韶武邪？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為遇噎溺而遷怒邪？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

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焉。有

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于河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偽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為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于原鈔字無據各誣妄。家本及舊校改。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闌之羊，賓至而有死者，皆黃本無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當各本生于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于斯養，雖辱賤而必尊。薄姬之困而後昌，皆不可為不可求，而鬪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塗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為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于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于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以各本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而各本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灾邪？既持相命，復惜舊校信順。欲飾二論，使得竝通；程本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

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牆

之下。吾謂不原鈔字無各本知命者，偏常無不順，疑當乃畏巖牆。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

牆果能為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程

曰巖牆，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邪？若謂長平雖同于巖牆，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

期于必然，不立之誠，何所施邪？若此果有相邪？無相各本三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

不得係于命，將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吾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卒各本

異同，以難相命之其各本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邪？又前論已明吉宅

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泰同足以致，則足下嫌多，不

愚于吾也。已上十六字各本作荀大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之，以黃汪二張理，負情之

對，于是乎見。既虛立吉凶字，句絕各本字冀各本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各本

空一字張如此可謂善戰，善字從舊校各本同案疑當矣。

論曰：卜之盡各本有蓋字舊校亦加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既各本

程本以相命為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

竟須幾箇為足也？若唯信順，于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邪？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于卜，復

曰成命邪且冒一諸錯五字疑衍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命各本無有虎災則隱于

各本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為卜無所益也若得無恙為相敗于卜已上九字何云成

相邪若謂豹卜而得脫本自各本無厄虎相也卜為妄語急在蠲除四字各本若謂凡有

所各本無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邪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

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邪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為一各本不當各自行也

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為吉宅而後居而望各本福報無異假顏準

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案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之人瞑目

而前推遇任命以闢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闢動而自得正是

前論命有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為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汪本之命矣奚獨居汪

二張本可為之宅今不善相四字各本唯有闢作乃是真宅邪若瞑目可以得相開目亦

無以各本加也智者愈當識各本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于澗瀍問龜筮而食洛邪若龜筮

果有助于為宅則知闢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闢作有不盡則不闢豈非求之術邪若必

謂龜筮不能善各本相于闢往想亦不失相于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為與不為四字原奪據

加皆期于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卜。黃本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今疾

夫設為比之假顏。句絕各本此九字譌奪為真貴夫無故，謂之貞宅。句絕各本謂譌然原鈔識又奪下二字字無

各本同今依舊校加貞宅之與設，為其形不異。各本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為設，真有故為設

宅。已上七字各本譌奪為貞宅二字原奪依各授吉于闈遇，設為減福于用知耳。各本然則

吉凶之形，故自有理。可以有各本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

必各本有遂字疑衍。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

之凶。但公程本侯之相，闈與吉會耳。各本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

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賢各本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于

擇賢，不惜吉于設為，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為吉凶厚薄，舊校除此二字各本有何得不鈞？前

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于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為邪？各本由此

各本言之：非從人而徵，宅案當重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劓，

不減公侯。是知顏準四字原鈔奪据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為公侯。各本侯下有質字舊也。

故標識者，非原鈔字奪据公侯質也。吉各本此下宅字原譌各與吉者，宅實也。善宅各

二字奪舊 無吉徵而字各本吉各本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校亦刪

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即知當字長耳。巨君篡宅而運其魁，既偏恃之禍，非

所以為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為源鈔字奪據張

陶他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為，而西施之服可為也。黼黻芳華所以助，則案當誤程本吉宅

本闕當奪一字程本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作各本人方，而有卜宅說。各本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

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邪？至刑德皆同此自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

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

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為。安知所言地之善惡，

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案當有一可字原

為，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為半信而

半不信邪？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為災也。案此為怪所不解，而以

為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地各本之吉，而或長于養宮，短于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

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婚，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

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婚，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

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于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當作五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黃汪二張本謂下有地無吉凶也？

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已各本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于前論，而復責吾難之于能言，亦當知

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為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為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誣

黃汪本字闕邪藥之已病，其驗交原鈔又各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遙；故君子疑

之。今若以交賒為虛實，各本字奪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覩丘陵則

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白首各本白誤

無大魚也。

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然智所不知，已上十四字各本奪不可以妄

求各本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二字原鈔作亦未知也。今闢許便多于所知者，何邪？必生于

本謂之無，而強以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于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于所知爾。各本

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端各本究緒，系申二字程本案程本求由子午他本之非由是□

而得，非未失各本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

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異下程本有獵獸不期，則不敢舉各本舉本舉上有訊字下有頓

案皆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賾索隱，何為各本為妄。行文

嵇康集第十卷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各本爰作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思以事

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因各本自然，必託賢明。芒芒各本在昔，

罔或不寧。各本華胥作赫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各本降作爰及唐

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

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各本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

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莅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張溥本日

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攘臂立仁。黃汪張溥本作擘□□仁程本作名利各本作愈競，繁禮

屢陳。刑教爭馳，各本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

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各本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蕪人是謀。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樂書作難。主父棄禮，穀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原作催據張雙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本改他本譌權我尊，憐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選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冑各本效。治亂之源，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各本其德。虛心導人，允求儻言。師臣司訓，敢獻黃本在前。

家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類聚二十三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類聚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貳。各本二恥躬不逮，期于必濟。若心疲體解，張變本或牽于外物，或累于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于去就。議于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

向所以各本無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類聚成一匱而敗之。張變本字無類聚同

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

雖榮華熠耀，張變本無類聚同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

之長吟，夷叔各本齊舊校同類聚與此合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

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各本者下有可字類聚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

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舊校作來意改當有時。各本衆人，又不當獨在後，各本六字奪又不

當宿。各本宿下有留字舊校亦加所以然者，長吏喜聞外事，或時發舉，則怨各本怨下有或字舊校亦加者謂人所

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

命，已上十七字原鈔奪託人之請求，則當謙言。各本無辭黃汪張變本辭下空一字謝。其素不

豫，此輩事，常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遠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

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累各本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若各本

作不差于宜，宣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

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

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有所求欲者，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于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距各本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

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為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小情。

未為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

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已各本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

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三字原奪據各本及舊校加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

常人之議也。坐中各本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

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之。各本豫作預無之字也。且

默以觀之，其是各本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

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無句。各本

作亟御覽四百九十六引無舍去之。御覽此將御覽鬪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各本不能不有言，有言

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使獲悖辱

之言。正坐視之大疑疑當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各本義無可，故黃汪二張當遠之

作失

也。然大都黃汪程張溥二字到本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何足稱哉？就不得遠取

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各本守下不已，或却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

而爲所撓。黃本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以下，欲

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

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

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

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

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及各本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是黃汪二

奪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各本走下有者何或偶知其

私事，與同則不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重者，而來戲調，蚩笑友各本

字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于不共；亦勿大求各本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黃汪

人行自止也，自非各本非下有所字。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

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

者，必有爲而作損，各本作貨微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此下黃二張本空七

字汪程本又慎各本不須離樓，各本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爲持之，勿稍各本

作謂下又逆也。見醉熏熏各本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穉康集跋

中散集十卷，吳匏菴先生家抄本，卷中譌誤之字，皆先生親手改定。自板本盛，而人始不復寫書；卽有書，不知較讎，與無書等。祇供蠹損沓爛耳。觀前賢於書籍用心，不苟如此，入可憑以證他本之失也。庚子六月入伏，日記於顧南原之味道軒。

乾隆戊子冬日得於吳門汪伯子家。張燕昌。

稭康集跋

六朝人集，存者寥寥。苟非善本，雖有如無。此稭康集十卷，爲叢書堂鈔本。且匏菴手自讎校，尤足寶貴。歷覽諸家書目，無此集。宋刻，則舊鈔爲尙矣。余得此於知不足齋，淥飲年老患病，思以去書爲買參之資。去冬，曾作札詢其舊藏殘本。元朝祕史，今果寄余，并以此集及元刻契丹國志，活本范石湖集爲副。余贈之番餅四十枚。閒窗展觀，因記數語於此。觀張苞掌徵君跋，知此書舊出吳門，而時隔卅九年，又歸故土。物之聚散，可懼可喜，特未知汪伯子爲誰何耳。

嘉慶丙寅寒食日晨雨小潤，夜風息狂。堯翁書。

四月望後一日，香嚴周丈，借此校黃省曾本，云是本勝於黃刻多矣。余家亦有黃刻，暇日當取校也。前不知汪伯子爲誰何，今從他處記載，知其人乃浙籍，而寄居吳門者。家饒富，喜收藏骨董。郡先輩如李克山，惠松厓，皆嘗館其家，則又好文墨者也。是書之出於其家，固宜。後人式微，物多散佚，可慨已！然使後人得其物，而思其人，俾知愛素好古，昔有其人，猶勝

於良田良產，轉徙他室；數百年後，名字翳如，不更轉悲爲喜乎？伯子號念貽云。余友朱秋厓乃其內姪也，故稔知之。 羹翁又記。

是書余用別本手校副本備閱，於丁卯歲爲舊時西賓顧某借去，久假不歸，遂致案頭無副，殊爲可惜。頃因啓廚見此，復跋數語；俾知此本外，尙有余校本留於他所也。癸酉五月廿有六日復翁記。其去得書之日，已八閱歲矣。

此
页
空
白

跋

右嵇康集十卷，從明吳寬叢書堂鈔本寫出，原鈔頗多譌敍，經二三舊校，已可籀讀。校者一用墨筆，補闕及改字最多。然刪易任心，每每塗去佳字。舊跋謂出吳匏菴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頗謹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據俗本。今于原字校佳及義得兩通者，仍依原鈔，用存其舊。其漫滅不可辨認者，則從校人，可惋惜也。細審此本，似與黃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黃刻帥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勝之。然經朱墨校後，則又漸近黃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遺佳字尚復不少。中散遺文，世間已無更譴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樹人鐙下記。

此
页
空
白

嵇康集逸文

嵇康遊仙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太平廣記四百引續齊諧記

嵇康有白首賦。文選二十三謝惠連秋懷詩李善注

嵇康懷香賦序曰：余以太簇之月，登於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乃覩懷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植於廣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棄，遂遷而樹於中唐。華麗則殊采阿那，芳實則可以藏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傳說顯般，四容歸漢，故因事義賦之。

藝文類聚八十一案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引嵇含槐香賦文與此同類聚以為康作非也嚴可均輯全三國文據類聚錄之張溥本亦存其目並誤

嵇康酒賦云：重酎至清，淵凝冰潔，滋液兼備，芬芳□□。北堂書沙一百四十八案同卷又引嵇含酒賦云：浮豔萍連

醪華麟設疑此四句亦嵇含之文

嵇康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太平御覽八百十四

嵇康琴譜云：懿吾雅器，載璞靈山。體具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

玉潤外鮮。昔在黃農，神物以臻。穆穆重華，託心五絃。託心書鈔作記以改 閑邪納正，聲聲其
 僊。宜和養氣，初學記十六卷引一作素 介乃遐年。北堂書鈔一百九

嵇康太師箴曰：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捨去，此鬪之兆也。太平御覽四百

九十六嚴可均曰此疑是序未敢定之今
 案此家誠也見本集第十卷御覽誤題余

嵇康燈銘：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華縵長舒。見全三國文不著所出今案雜詩也見本集第一卷亦見文選

嵇康集目錄世說注御覽引曰：孫登者，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

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

衣服飲食，得無辭讓。魏志王粲傳注世說新語樓逸篇注御覽二十七又九百九十九

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潁川，山公族父。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李善注

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同上

稽康集著錄攷

隋書經籍志：魏中散大夫稽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

唐書經籍志：稽康集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稽康集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稽康集十卷。

崇文總目：稽康集十卷。

鄭樵通志藝文略：魏中散大夫稽康集十五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稽康集十卷。右魏稽康叔夜也。譙國人。康美詞氣，有丰儀，不事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老莊，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於晉

文帝遇害。

尤袤遂初堂書目：稽康集。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譙嵇康叔夜撰，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銍縣稽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嵇康集十卷。案下全引晁氏讀書志陳氏解題竝已見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嵇康文集。一部一册

葉盛菴竹堂書目：嵇康文集一册。

焦竑國史經籍志：嵇康集十五卷。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嵇中散集二册。陳景雲注云十卷黃刻佳

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嵇中散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嵇中散集十卷。兩江總督探進本 舊本題晉嵇康撰。案康爲司馬昭所害，時當

塗之祚未終，則康當爲魏人，不當爲晉人。晉書立傳，實房喬等之外誤。本集因而題之，非也。

隋書經籍志載康文集十五卷。新舊唐書竝同。鄭樵通志略所載卷數，尙合。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則已作十卷。且稱康所作文論，六十萬言。其存於世者，僅如此。則宋時已無全本矣。疑

鄭樵所載亦因仍舊史之文，未必真見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叢書見卷八註云：稽康傳曰，

康喜談名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余明刻本野客叢書作僕得毘陵賀方回家

所藏繕寫稽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有康詩二字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

絕交書一首，不知又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

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辨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遼遼下一字

已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見崇文

總目謂：稽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稽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觀楙所言，則樵

之妄載確矣。此本凡詩四十七篇，賦一篇，雜著二篇，論九篇，箴一篇，家誡一篇，而雜著中稽

荀錄一篇，有錄無書，實共詩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舊，蓋明乙酉吳縣黃省會所重輯也。

楊慎丹鉛總錄，嘗辨阮籍卒於康後，而世傳籍碑為康作，此本不載此碑，則其考核猶為精

審矣。

四庫簡明目錄：稽中散集十卷，魏稽康撰，晉書為康立傳，舊本因題曰：晉者繆也。其集

散佚，至宋僅存十卷。此本為明黃省會所編，雖卷數與宋本同，然王楙野客叢書稱：康詩六

十八首，此本僅詩四十二首，合雜文僅六十二首，則又多所散佚矣。

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嵇中散集十卷。計一本 魏嵇康撰 明嘉靖四年黃氏仿宋刊本

洪頤煊讀書叢錄：嵇中散集十卷。每卷目錄在前，前有嘉靖乙酉黃省會序，三國志兩

原傳裴松之注：張魏父邈字叔遠，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今本亦有此篇。又詩六十六首，與

王琳野客叢書本同，是從宋本翻雕，每葉廿二行行廿字。

錢泰吉曝書雜記：平湖家夢廬翁天樹，篤嗜古籍，嘗於張氏愛日精廬藏書齋閒記，其

所見猶隨齋批注書錄解題也。余曾手鈔。翁下世已有年，平生所見當不止此，錄之以見梗

概。嵇中散集余昔有明初鈔本，即解題所載本，多詩文數首，此或即明黃省會所集之

本歟。

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嵇中散集十卷，魏嵇康撰。明嘉靖乙酉，黃省會仿宋本，

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字，板心有南星精舍四字。程榮校刻本。汪士賢本。百三名家

集本一卷。乾坤正氣集本。靜持室有顧沅以吳匏菴鈔本校於汪本上。

江標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嵇中散集十卷，明汪士賢刊本。康熙閒，前輩以吳匏菴手

抄本詳校，後經藏汪伯子張燕昌鮑淥飲黃堯圃顧湘舟諸家。

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稽康集十卷，魏稽康撰。明吳匏菴叢書堂鈔本，格心有叢書堂三字，有陳貞蓮書畫記，朱方格界格方印。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稽康集十卷。

舊鈔本

晉稽康撰。

案此下原本全衆顧氏記及堯翁三跋並已見

余向年知

王雨樓表兄家藏稽中散集，乃叢書堂校宋抄本，爲藏書家所珍祕。從士禮居轉歸雨樓。今乙未冬，向雨樓索觀，並出副錄本見示。互校，稍有訛脫，悉爲更正。朱改原字上者抄人所誤。標於上方者，己意所隨正也。還書之日，增誌於此。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妙道人書。

案：魏中散大夫稽康集，隋志十三卷，注云：梁有十五卷，錄一卷。新舊唐志，竝作十五卷，疑非。

其實宋志及晁陳兩家竝十卷，則所佚又多矣。今世所通行者，惟明刻二本。一爲黃省曾校刊本，一爲張溥百三家集本。張本增多懷香賦一首，及原憲等贊六首，而不附贈荅論難諸原作。其餘大略相同。然脫誤竝甚，幾不可讀。昔年曾互勘一過，而稍以文選類聚諸書參校之，終未盡善。此本從明吳匏菴叢書堂抄宋本過錄其傳鈔之誤，吳君志忠已据鈔宋原本校正。今朱筆改者，是也。余以明刊本校之，知明本脫落甚多。荅難養生論「不殊于榆柳也。」

下脫：『然松柏之生，各以良殖遂性，若養松於灰壤』三句。聲無哀樂論『人情以躁靜』下，脫『專散爲應，譬猶遊觀於都肆，則目濫而情放。留察於曲度則思靜』二十五字。明膽論『夫惟至』下，脫『明能無所惑至膽』七字。荅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爲卜無所益也』下，脫『若得無恙，爲相敗於卜，何云成相邪』二句。『未若所不知』下，脫『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然智所不知』十四字。『及不可以妄求也』脫『以』字，誤『求』爲『論』，遂至不成文義。其餘單辭隻句，足以校補誤字缺文者，不可條舉。書貴舊抄，良有以也。

祁承燾澹生堂書目：稽中散集三冊，十卷稽康稽中散集略一冊。卷一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稽中散集十卷。每卷目錄在前，前有嘉靖乙酉黃省曾序。稱校次瑤編，彙爲十卷，疑此本爲黃氏所定。然考王楙野客叢書，已稱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十卷本，又詩六十六首。與王楙所見本同。此本卽從宋本翻雕，黃氏序文，特誇言之耳。每葉廿二行，行廿字，板心下方有南星精舍四字。收藏有世業堂印、白文方印、繡翰齋朱文長方印。

趙琦美脈望館書目：稽中散集二本。趙書後歸
絳云樓

五，
附四。

高儒百川書志：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譙人，嵇康叔夜撰。詩四十七，賦十三，文十

魯迅三十集

嵇康集

5.



著

者

魯

迅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十日初版

每部三分三十冊

五元價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4915B

